日本近代文學的童話

—以昭和前期作品為中心—

中文摘要

依照目前一般的日本近代文學的分類方式，童話是兒童文學中的一個文類，兒童文學則是近代文學中的一個文類。童話隸屬於兒童文學，兒童文學隸屬於近代文學。

雖然童話隸屬於近代文學此大範疇乃自明之理，但以「日本近代文學的童話」為題進行研究，依然有其必要與價值。蓋在日本近代創作童話中，存在著不單屬於兒童文學範疇，也可當作近代文學作品來閱讀及研究的作品。換言之，雖然最初是以童話之名義發表，但發表之後讀者層卻擴及成人，除了被兒童閱讀，在兒童文學研究領域被探討，同時也被作為近代文學作品閱讀且加以研究。

原來日本近代在橫跨大正昭和的一段時期，童話的定位竟與詩、小說等同格，屬於文學中的一個樣式，而非僅是兒童文學中的一個樣式。因此當時創作童話的一部份作家雖有為兒童創作的認知，卻同時擁有抒發自我心境的自由。甚且在那樣的時代氛圍裡，即使創作動機與兒童完全無涉的作品仍可名為童話也不足為奇。

依照現今一般的認知，童話本來是專供兒童閱讀，且在兒童文學領域被研究，但是在日本近代有幾位代表性的童話作家以及非童話作家卻創作了既屬於兒童文學，也屬於近代文學範疇的童話，如此童話甚為獨特，本書乃著眼於此種童話的獨特性，探究其時代背景，歸納其共同特質。

無庸置疑，並非所有的日本近代童話都具有如此特質，日本近代童話之中，當然也有許多僅適合兒童閱讀，且僅能於兒童文學範疇論究的童話。本書僅著眼於也可作為近代文學研究的童話，以具有如此特質的童話作為本書的研究對象，且非以兒童文學而是以近代文學為觀點進行研究。

以下，賅要說明本書章節安排：

本書第一章將開宗明義究明日本近代童話的概念，嘗試下定義，進而基於此定義，探究本書探討的童話也可作為近代文學研究之背景。

第二章以下進入具體的作品論。

本書無法將具有符合本書主旨特質的日本近代童話網羅殆盡，因此將焦點集中在昭和前期所發表的作品。本書所探討的文本，除了近代童話大家宮澤賢治與新美南吉的作品之外，還有井伏鱒二的「山椒魚—童話」。對於選取前二者的作品來研究應無疑義，但是將「山椒魚—童話」做為童話來探討或有歧見。對於此點，本書中極為詳盡地

說明了該篇作品符合本書主旨的原因，要言之，就是「山椒魚」這個作品其實在 1929 年初次發表於文學雜誌『文藝都市』之時，附加了副標題「童話」二字。這個初出的版本與現今通行的「山椒魚」的故事結構都相同，只有數處細部文字不同，本書是以「山椒魚—童話」為文本來探討的。

以下概要說明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內容。

第二章是「賢治童話『那美都咕山之熊』論—以異化手法的觀點探討」。本章先詳述何謂異化手法以及此文本為何適合以異化手法剖析，再來以異化手法觀點探討文本中熊的形象,敘事者,乃至於全文本，試圖解析異化手法在此文本中產生何種效果與意義，同時探究此文本可能的主題與內涵。

第三章是「新美南吉『權狐』論」。由於「權狐」有數個版本，本章先說明本書為何使用草稿「權狐」做為研究文本，然後分析其特色，嘗試解析其主題與內涵。

第四章是「南吉童話中〈鐘〉的符號」。只要細心閱讀南吉童話，就會發現在數篇南吉童話作品中，〈鐘〉都是很突出的，鐘的音色澄澈溫暖柔和療癒人心，不只是一種實體物或僅只是一個詞彙，更是一個承載著意義的符號，象徵了南吉童話的鄉土性與宗教性。本章乃以鐘為焦點來探討南吉童話，雖然南吉童話中有多篇作品出現鐘，但是其中「供勾隆鐘」（音譯）以鐘為主題，而「鳥右衛

門巡訪諸國」之中，鐘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因此以這兩篇作品為中心來探討南吉童話中的鐘所蘊含的意義。

第五章是「井伏鱒二『山椒魚—童話—』論」。首先探討「山椒魚—童話—」的成立背景，然後藉由究明作品主題，來思考為何井伏鱒二將此版本定位在童話，卻仍具有近代文學內涵。

本書嘗試以近代文學為範疇論究此類童話，探討這些童話究竟有何內涵使其也得以成為近代文學作品，同時歸納出這些作品的共同特質。企盼本書的研究除了剖析出這些童話的獨到之處，對於闡明日本昭和前期童話的特色也能有所助益。